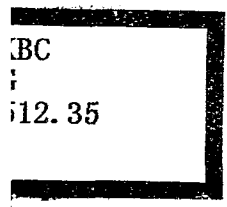


# 農 民 故 事

夏 懿 譯

87  
447212



譯 文 出 版 社 刊 行

MG  
IS12.35  
7

# 農·民·故·事

葛·列·鮑·夫·著

夏·懿·譯

1940

譯·文·出·版·社·刊·行



3 1773 0976 6

879.55

521

## 人 物

阿列克綏·葛列別牛克——巴爾特福洛特艦的水兵，  
窮人，布爾賽維克，二十五歲。

娜塔利亞——他的老婆，二十八歲。

克拉夫紀亞——一個兵士的老婆，二十三歲。

沙夫瓦·費拉紀支·普良契尼闊夫——富農，村長，  
六十歲。

斯彼理頓·凱夫流申——小財主，五十五歲，

雷瑞——窮人，五十歲。

張哈爾·布爾金——一個兵士，小財主，三十歲。

奧傑支·阿凱凡蓋爾·西豐斯基——牧師，五十歲。

蔡爾牛綏哈——地主夫人，五十五歲。

尤里·衛克多洛維支——她的兒子，大尉，三十歲。

歐泰頓·蓋奧爾基葉維奇·福里特利布——蔡爾牛綏  
哈的管家（德國人）五十五歲。

朱布珂夫——工人，布爾賽維克，四十歲。

農夫，工人，赤衛兵。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事情發生在魯金基村蔡爾牛

綏哈家的莊園斯特拉特諾葉。

本劇最適合原作者大劇政權所採用的鄉村佈景的  
鄉村舞台。這一個劇雖然借用着政權的幾個樣子  
和方式，但並不損牠的完整的和獨立的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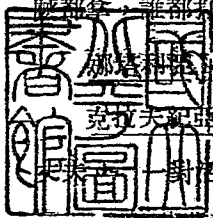
## 第一幕

〔阿列克緹的草房，擺設簡單。在左面有兩個朝街的窗戶，在右面有一個通穿堂和爐灶的門，晚上。〕

〔克拉夫紀亞是一個紅面孔的，灑脫的婦人，坐在窗前的條凳上，吃瓜子。娜塔利亞比她高些，美麗些，臉很蒼白，在爐旁收拾東西。〕

娜塔利亞（小鐵墩掉落在地上。）上帝啊，神威呀……我怎麼的了？手裏甚麼也拿不住！……他們是真的在行軍嗎？

克拉夫紀亞 百牢說是——他們坐在車上掉下去了。車站上鬧得那——才可怖呢！……他說，他們坐在窗戶上，蹲在棚頂上，幾乎在車輪底下……他們甚麼都折，甚麼都拿，誰都打！……



娜塔利亞 在他們裏面有你的丈夫嗎？

克拉夫紀亞 在他們裏面有我的丈夫，同時也有你的丈夫！……

（娜塔利亞把盤子又摔落了。）

克拉夫紀亞 真的，你怎麼的了？ 你看，你的手老是發抖！……

娜塔利亞 咳，一點兒精神也沒有……我怎麼見他的面呢？！

克拉夫紀亞 甚麼？

娜塔利亞 我怎麼同他講話呢？

克拉夫紀亞 (走到她近前，擁抱着她，看着她的面孔。) 娜塔利亞呀！ 你怎麼的了？ ……你真要命！ 是嗎？ 咳，你呀，我的小親親！ 你看見了嗎？ 我自己往往也埋怨過自己：我太不貞節……是的——我不大貞節！ 可是這又有甚麼法子呢？ 是我把丈夫趕到戰場上去了，怎的？ 他，混蛋，自己要去。 我爲甚麼要這樣吃苦？ 要把這麼年青的日子，這麼少有的年華空地過去？ 媽媽的！ 我顧不得那麼許多了！

娜塔利亞 (推開她。) 你不要說了。 在我的心裏並沒有這種邪念！

克拉夫紀亞 你真是……邪念！

娜塔利亞 (現出窘迫和羞慚。) 姦情！ 我真不願意知道

這一套！我對阿列克綏，和閨女等未婚夫一樣，我等待……

克拉夫紀亞 怎麼——你不是等得很好嗎？你有甚麼意外發生了嗎？

娜塔利亞（走到她近前，抱住她的肩，激動地，幾乎啞聲地說。）  
上星期我在一個公館裏刷地板，我正拿塊破布彎下身去，我正刷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少爺，一個軍官把我摟住了！  
……他捺住我的嘴便動起手來了……於是我的腦袋大混亂起來……我想喊，似乎是又沒有喊出……我用力掙扎，掙扎！

克拉夫紀亞 後來呢？

娜塔利亞 後來我就把阿列克綏忘記了！你明白了嗎？這真是罪惡！這真是個邪勁兒！

克拉夫紀亞 你太傻氣了！邪勁兒……你一個人苦守了三年——已經足夠了，那有甚麼呢？他若是活着還好，不然該有多麼糟糕！男人們也未必能夠像我們這樣。

娜塔利亞（失望地。）我怎麼對他去說呢？

克拉夫紀亞 你不要對他說好了。

娜塔利亞 我怎麼能不對他說呢？難道我會欺騙他嗎？我就有他一個親近人呀！……我可怎麼見他的面呢？

克拉夫紀亞 你這個傢伙！你太糟糕了。……把這種事情向全村傳揚開去。你爲甚麼要向他們說呢？過去就算是過去了。你對他也滿說得過去，他們自己在外面能不胡扯嗎？難道我向謝恩凱（克拉夫紀亞的丈夫）應該把奧大利人，把甚麼都說出來嗎？倘若我不向他說假話，你把我的眼睛挖下去！咳，魔鬼幹麼要把他，要把這個謝恩凱送回來？我同我的奧大利人是很相愛的——一輩子也不要離開。而那個謝恩凱呀！他掉到火車底下去才好呢，可咀咒的東西！媽媽的！

普良契尼闊夫（上）你這是背地罵誰呢？你這個潑辣的東西！你是這個村子裏第一個潑辣的東西！

克拉夫紀亞 你到我這裏來——裝甚麼大頭蒜？——我是你的乾女兒嗎？你來看管乾女兒，可有人要把你打出去！



普良契尼闊夫 喂，你怎麼這麼神氣？

克拉夫紀亞 你來是爲甚麼烏事？

普良契尼闊夫 喂喂！ 你輕些撒野！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是在同誰講話。（把鏈上的徽章拿出來，顯示一番。）你是在同村長講話的！……主要的是我並不是到你這裏來的。你這兒的勾當——是一樁小事。我是來討債的，娜塔利亞！無論如何也得把錢還清了。你答應的期限早就到啦。馬馬虎虎不成啊！

娜塔利亞 我用甚麼還清你呢？

克拉夫紀亞 你拿他多少糧？

娜塔利亞 我借他七布特的糧（註）。想種新墾的田地。而不到半畝多又算是一個怎樣的新墾的田地呢？我真不知道——靠牠怎麼能過活下去。

普良契尼闊夫 這與本題絕對是毫無關係的。當你拿糧的時候，你總該想到用甚麼還債吧？

娜塔利亞 我們的地是甚麼樣的？簡直就是一個沙灘麼！田上到處是硬土地，哪能出糧呢！

---

（註） 每布特是三十斤重——譯者。

普良契尼闊夫 那是你不會種，你們這些懶鬼，真可惡！像怕火燒似的，怕作工。然後麼，還向主人說三道四。等你作工累出汗來，再說辛苦才好。

克拉夫紀亞 我們早就知道，你是怎樣作工！把女人家逼在爐子上，累出你的汗來！而她們還要給你作工！村長！你自己同我們作點工才是！我們的肋骨都要給工作累出外面來了。

普良契尼闊夫（舉起拐杖）我打你這個該死的東西。

克拉夫紀亞 喂喂！你輕些搗亂！不然我就像挖王八眼似的——把你撵出去！

普良契尼闊夫 真不是好年頭兒嗎？！簡直是搗亂！喂，娜塔利亞呢？我們把事情弄清楚了罷！你或者是用穀子還賬，或者是把牛犢給我。我不再等下去了！

娜塔利亞 把牛犢給你！把那個兩歲的牛犢給你嗎？一個兩歲的牛犢只值七布特糧嗎？

普良契尼闊夫 那麼多添的糧你就不算了嗎？多添的。就在那次多添出來的。

娜塔利亞 你是甚麼玩意兒？你是魔鬼或者是正

人？你有良心沒有？

普良契尼闊夫 我是最正派的人。我恭敬上帝。我不憑空欺負人。隨你問去——普良契尼闊夫向誰無理搶奪過嗎？我絕對甚麼時候也沒有無理強奪過。我請你到我那兒去拿麥來嗎？絕對沒有，我絕對沒請過！是你自己去拿的！……

克拉夫紀亞，有必須的東西那就沒法子了一一那就必得到魔鬼那裏去了！

娜塔利亞 這是怎麼回子事？世界還有真理嗎？丈夫爲你們，爲你們這羣小鬼在戰場上流血，你們反向我們措油？這樣做是對的嗎？這個合乎道義的嗎？你這個樣子不正是一個活魔！不正是一個異教徒嗎？！

克拉夫紀亞 你同他有甚麼講的？把他趕出門去，就算啦。你把鋤頭給我，我把他在這兒活活打死了！

普良契尼闊夫 好好！

克拉夫紀亞 等兵士們回來就好了！我們老老實實給你告一狀！……

普良契尼闊夫 你們告我甚麼呢？我又不是一個流

氓。我是一個很正派的人。犯法的事情——一點也不做。甚麼都照規矩走！

娜塔利亞 你是一個妖怪！你吸吮我們的血！……我不把牛犢給你！隨你怎樣辦——我是不給的。我的命也不要了！……

普良契尼闊夫 你太也利害了！上帝呀，又鬧黑死病啦！……（拿出一張紙頭和一枝鉛筆。）我都給你們記上……報告當地委員去……

娜塔利亞 等阿列克綏回來了——你同他去講吧！

普良契尼闊夫 他要甚麼時候回來呢？

娜塔利亞 現在吧！要甚麼時候。

（普良契尼闊夫，抬起眉頭，木強地咬着嘴唇。）

克拉夫紀亞（向窗外望）你瞧！好像是他們來了！不是，就布爾金一個人。他也是從前線回來的！（喊）布爾金！

（布爾金，是一個紅頭髮的人，鬍子往一邊飄着，往窗裏探頭。）

布爾金 好啊，主婦們！

克拉夫紀亞 你從前線回來嗎？

布爾金 從戰場上回來。(捲煙葉。)走不動了，腿上的筋脈有起病來了，我在一個城市的車站上住了九天——也沒怎樣！甚麼病也沒有！……

克拉夫紀亞 你看見我們的丈夫了沒有？ 他們沒有甚麼舛錯吧？

布爾金 聽說，你的丈夫沒有甚麼舛錯，她的，娜塔利亞的丈夫，據說是從車頂上掉下來了。 掉在車輪底下了。嘿……(吐一口痰。)

娜塔利亞 (邁出一步，爲的不跌倒，提住爐灶。)咳！……

布爾金 喂，給個火兒……(克拉夫紀亞給他一盒火柴，他便吸起煙來了。)誰該怎樣，這都是劫數。 一個把槍彈都躲過去了，而另一個却連車頂都登不牢……這真是……(正緩地且莊重地眨着眼走開了。)

娜塔利亞 天意！ 這真是天意！ 事情真的會糟到……阿列克綏呀！他這是說甚麼？ 這是做夢嗎？ 我聽錯了吧？……阿列克綏?! 我的阿列克綏——掉在車輪底下了嗎?! 咳！……(帶着刺耳的喊聲撲到克拉夫紀亞的懷裏去。搖

撼她。)

克拉夫紀亞 (想安慰她，摸她的腦袋。)你呀，我的心肝！上帝呀！這戰爭太可咀咒了！……我若是遇見發明戰爭的人——我給他把肚子，把腦袋，都洗洗乾淨！(向普良契尼闊夫。)你，狗仔，把你們的人都用錢贖出來了嗎？把他們也該派到前線去作戰的。

普良契尼闊夫 克拉夫紀亞！你等着：我非割下你的舌頭不可！你鬧得太不像了！……

克拉夫紀亞 (用拳威脅他。)你不割我們的！我們就割你的！等兵士們回來就好了！……我們用你們的血來洗滌我們的每一滴淚。

普良契尼闊夫 嘿，你！就看這幾句話，跟你……媽媽的！跟你還有甚麼交情講？事到如今！娜塔利亞，你把牛犢給我吧，我要走了。你的牛犢在那裏呢？

娜塔利亞 (坐着，往前面呆望着，像一個瘋人似的。)你牽去吧……在那裏呢……

克拉夫紀亞 娜塔利亞！你怎麼的——瘋了嗎？

娜塔利亞 我現在甚麼也不要了，任甚麼也不要了…

…沒關係……

克拉夫紀亞 這怎麼沒關係呢？咳，這不成！我不允許你這樣！倘若你瘋了——那麼我替你管理。（跳到普良契尼闊夫近前。）你的心腸怎麼這樣恨，還有良心嗎？你的眼睛怎麼沒有缺德得瞎了？你這個沒有人心的惡魔！老不該死的！狗娘養的！

普良契尼闊夫（離開她，一步步地向穿堂走。）這與牛犢對沒有關係……只當我沒有聽見！甚麼也沒有聽見！…

…(下)

克拉夫紀亞 娜塔利亞！親愛的，你怎麼的了？就這樣就把牛犢給他了？

娜塔利亞：我甚麼也用不着了……我要死了……（突然有一個人猛猛地敲窗，娜塔利亞忽了一下，便驚得跳起來了。）啊！…  
…是他！……

克拉夫紀亞（慌恐着。）是誰呀？！神的力量嘍！……

娜塔利亞 是他！是他！阿列克緹！

克拉夫紀亞（打開窗戶。）在那兒呢？託上帝的福！

〔窗外一個人也沒有。兩個婦人佇立，傾聽着。從穿堂邊

出牛鎖的吼聲和喊叫聲。門敞開來 阿列克緹又結實，交鋒壯，穿一身黑色的水兵制服，一雙黃色的馬靴，在背上有一柄槍，什物袋子和水鞋，衝到被嚇斃了的普瓦契尼蘭夫茅屋前便看已進來了。]

阿列克緹 你這是做甚麼？ 啊，你來做賊嗎？

娜塔利亞 阿列克緹！……（驚愕的瞪着他。）

克拉夫紀亞（離開他幾步，頻頻做十字敬禮。）聖母啊，聖母呀，聖母啊……拯救吧，施恩吧！……

娜塔利亞 阿列克緹！你——是活着呢嗎？

阿列克緹 你怎麼的——發昏了嗎？我甚麼時候死去過？

娜塔利亞 希爾金剛才說……“彷彿是你從車頂上掉到車輪底下了”……

阿列克緹 我？ 那有的話！是謝恩凱，不是我。

克拉夫紀亞 是那一個謝恩凱？ 是我的丈夫嗎？

阿列克緹 啊，是的，是你的丈夫。 在橋上掉下去的。

克拉夫紀亞 我的天啊！ 我太苦命了！（沉默一下



好似迷惑着了，用兩隻手蓋上臉，被過度的刺激刺傷了。) 咳，媽媽！這是怎麼回子事？…… 咳咳！你把我，一個寡婦拋下來靠誰呢？現在誰會體貼我一個孤獨的女人呢？！(忽然調轉了另一個聲調。) 好！把他送到天堂見上帝去吧！他太沒有能力了！不能作戰到底。媽媽的……

普良契尼闊夫 咳，你，這個潑辣貨！你這個邪神！你這不正派的東西！

克拉夫紀亞 你才是一個東西呢！你想來抓我的財產，怎的？你現在就想要我的財產嗎？同你哭上一通，你就乘機把田騙了去。我早就知道你們，知道你們這些善士……(向阿列克綏) 把田來怎樣辦？是等待，還是不等待？

阿列克綏 再等待一下……

娜塔利亞 (向他前面跑。) 阿列克綏 呀！

阿列克綏 (攔開她。) 你也等一等吧！(斜眼看她一下。) 同你有特別的話講……(娜塔利亞，臉紅一下，立在那裏，爲了使人看不出她的內疚，却坐下了。) 你爲甚麼把牛犢給他了？！

娜塔利亞 (立起來，顫弱地。) 爲了新嬰的用我在他那裏

拿了七布特糧……現在可有的是怎樣的一個新墾的田呢？  
……難道牠會自己長起來嗎？

阿列克綏（向普良契尼闊夫）你怎麼的？拿七布特糧就得給你一個牛犢嗎？（追向他的近前。）

普良契尼闊夫（後退。）你是甚麼？你是甚麼？你是嗎？

阿列克綏 你也不願意把自己的東西給別人嗎？

普良契尼闊夫（眨動着眼睛。）我自己的甚麼東西？

阿列克綏 那麼你不願意把地交出來嗎？

普良契尼闊夫 這是甚麼話？你說甚麼？我真是一個聾子啊。

〔雷瑞和凱夫流申從窗外往裏望着，向阿列克綏歡喜地擺着手，閃着他的起居，後來便走進茅屋裏來了。在他們的後面，其他的農民，耕作婆，俘虜，一個跟一個都走進來了，屋子裏的人漸漸擠滿了。〕

克拉夫紀亞 好，我們現在一定活活地把你殺死！

普良契尼闊夫 那為甚麼要殺死我呢？

克拉夫紀亞 這太簡單了。是凡給你奪去的東西，

我們都要拿回來。

阿列克綏 (從帽子裏仔細地拿出一份摺着的兵士報，把牠打開來，在普良契尼闊夫的面前揮動着。) 你看見過這個嗎？！ 你閱讀過這個嗎？！ 沒有嗎？ 那麼，請你聽一聽。(他讀。)"大批的地產理應沒收不怠，無須收買無須聽命憲法會議。"

雷瑞 這才是正經話。 我們幹甚麼要聽命憲法會議？聽命牠，牠要彈壓的。那個時候怎麼辦？ 還是要自己動手。 倒不如現在就動拿。事情還便利些！

[在人羣裏異口同音的喊出「贊成」來。]

普良契尼闊夫 這與你們，與窮小子是便利些！ 而有產業的人想來就不同了！……(向阿列克綏。) 好人，你要告訴我，這是甚麼規矩！ (狡猾地半睜着眼睛，等他的答覆。)

阿列克綏 這甚麼規矩不是明擺着呢麼。 布爾賽維克規矩。

雷瑞 最體面的農民的規矩。

普良契尼闊夫 你，你這個可惡的東西！……你怎麼也當布爾賽維克呢？

阿列克綏 (笑。) 那麼你以為——我是甚麼？

普良契尼闊夫 哈哈！哈哈！朋友們，你們聽見了嗎？他自己承認了！他是布爾賽維克！……我們並不是布爾賽維克！我們不要你這個異教徒，這個雜種！你向別人賣乖去吧！……

阿列克綏 你們是社會革命黨員嗎？

凱夫流申 (自責地。) 還有制服呢！是三級的。

阿列克綏 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是凱林斯基的人嗎？你們打過仗嗎？

普良契尼闊夫 (敲着拐杖。) 直到大勝利的時候呢呀！

……

克拉夫紀亞 在大勝利之前，在勝利之前！是你打勝的麼——在戰爭的當兒你發得大財！……你自己去武裝一下看！

凱夫流申 我們爲甚麼要戰爭？我們擁護和平。

阿列克綏 關於田地你們要聽命憲法會議嗎？

雷瑞 我們不要聽命憲法會議！你願意聽命，你自己聽命好了！……

凱夫流申 在現在還是有一個憲法會議好些！

阿列克綏 你愚弄誰怎的？誰擁護和平，誰平均土地，那麼他就是布爾賽維克！

雷瑞 對呀！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的麼！

凱夫流申 你們瞧瞧！事實上——我們怎是布爾賽維克？媽媽的，真恨死人了！我們是受命社會革命黨員的！有誰瞭解甚麼是社會革命黨員嗎？你們說，黨是農民的……這真只有鬼知道！現在怎樣，啊？！你們把什麼都混到一起去了！這就完全不對了，可咀咒的東西們！

克拉夫紹亞（威蘇普基契契尼闊夫。）完全是你，一個東西的鬼！……

〔西豐斯基上，豐滿，鬚白，穿一件紫色的袍子。〕

西豐斯基 先生們，你們出什麼事了！吵嚷什麼？

普良契尼闊夫 西豐斯基先生，請進！請進！請拿你賢明的美意來普渡這些異教徒！請你聽一聽，他們講的是些甚麼！

西豐斯基 喲！阿列克綏？……小東西，你還活着呢？託至尊的上帝的福！……〔想去擁抱阿列克綏。〕

阿列克綏 (推開他)用不着。

西豐斯基 這怎麼就——是用不着呢？

阿列克綏 很簡單。你欺騙別的人去！

西豐斯基 你這次回來變成這樣一個人了！

普良契尼闊夫 異教徒！貨真價實的異教徒！你聽聽他這樣來論斷田事：他說，你們趕快瓜分吧！無須收買等等……

西豐斯基 無須收買？噢！……那就是強奪！強奪在上帝的面前，在高尙的政體前面就是罪惡！……

凱夫流申 (搔頭。)地倒不打緊！爲田產的事是罪惡也就不算罪惡了！只是牠忽然歸結別的人了！那個時候怎麼辦呢？你的布爾賽維克，列甯，媽媽的！你把列甯找來，我給他一頓鞭子吃，看他怎樣！

雷瑞 你不要侮辱列甯，那是一個有人格的人。

阿列克綏 我們爲什麼要拿槍桿？你以爲，我們還交給他們？難爲你怎麼想的！我們倒過楣——現在不  
再把牠撒開去了。(從肩上把槍拿下來。)朋友們，田在這裏呢！明白了嗎？把他預備好！

西豐斯基 強盜才這樣講話呢！我主耶穌基督是命令你們忍耐着的。兄弟們，你們已經忍耐好久了，現在已經到了民主立憲的時候，所餘下來的已經沒有什麼難耐的了！最要緊的是打德國人，當你們把他們打完的時候，政府就會把田地分配下來的。你們把田少付幾個錢，好好的付幾個錢：不必動武，不必犯罪！……

雷瑞（揮着手。）你說吧！你是有資格等待着——在教堂旁邊有二十五畝田！——你就等待着好了！我們，不幸的窮小子，是沒有資格去等待着的！當早晨爬起來的時候就這樣！連口氣都喘不出來！

娜塔利亞 簡直是要命！一點法子沒有！

阿列克綏 我們所有的財產——是胳膊上的瘡，是一大堆小孩，是佈滿補丁的衣服，這不是麼！

娜塔利亞 衣服！到處是洞！就是用太陽燃不起來就是了……

克拉夫紀亞 一句話就是了——我們要一個自由的村莊！不出貨的河川我們是沒有法子來動手拿的！……老爺的森林，那森林——是有一百多畝大小的！

阿列克緱 那麼，就去把牠砍倒好了！還有什麼鬼事體可等呢？

克拉夫紀亞 工人們也是這樣說：沒有什麼遲疑的，砍倒就是了……

阿列克緱 (突然被惡意所焚燒着了。)還有什麼可談的呢？  
(把軍衣拋到條凳上便把槍放在一旁。) 娜塔利亞，把斧頭拿來！  
我這就去伐木去。這其實又有什麼？冬天又快到了！

(娜塔利亞不敢抬頭看着他的臉，把斧頭遞過去。)

凱夫流申 這是怎麼回事？

雷瑞 這是怎麼回事！你不願意去嗎？你用不着去嗎？那麼，你就坐在家裏，誰要去，那他們就去伐木！哈，我能砍下四十布特來！我們白白的發起革命了，怎的？我們將來會有的是新的木材，有的是最好的木材……

[人羣真騷動起來。]

異口同音：

——對！

——早就應該這樣！



——早就到時候了！)

凱夫流申 這還了得！……難道做這種事體，我反不如你們？(從窗裏往街上賊。)費克萊！你把大鋸拿了來！老東西，你快些走！當心，咱們要去晚了！……

普良契尼闊夫 你們喝迷魂湯了嗎？那裏有這麼沒王法的？這是怎麼回事？青天白日之下行搶！我馬上到村公所裏去……

西豐斯基 好人們，這舉動是不相當的……不相當！對這種惡行——咳，在來世是要記賬的！……

凱夫流申 來世的賬你儘管記！今世你們不記就行！……

西豐斯基 就是今世也得記，你們以為俄羅斯會這樣混亂下去嗎？這是鐵樹開了花！鬼頭做了皇帝！不會永久是這樣的……上帝大人不允許這樣！……

克拉夫紀亞 你放屁！你問他，問上帝大人了嗎？朋友們，趕快走罷！為什麼站着呢？

西豐斯基 不成！我是不允許你們這樣不法的！我是不允許的！在我的教區裏從不會有過這種事體！……

· 普良契尼闊夫！ 你是有權……

普良契尼闊夫 我有什麼屁權！ 這全是上面出的主張……這簡直是一個混沌的世界！

西豐斯基 我得馬上把這件事情告訴蔡爾牛綏哈去！叫她往城裏去設法。你不怕上帝？那麼就聽聽皮鞭的動靜好了！（氣紅了臉，馬上去了。）

阿列克綏（跟在他的背後。）你，你這個上帝的奴隸！你去吧！你先去吧！去告訴她，我們馬上就到她那裏去！朋友們，到森林前面去吧！

娜塔利亞（更懇切些。）阿列克綏！你怎麼連一句話都不同我講呢？

阿列克綏（皺着眉。）我早就告訴你了：我同你有特別的話要講。咳，這真糟糕！喂！朋友們，你們誠實地，憑良心地告訴我：我的女人怎樣？同人家胡扯過或者是沒有胡扯？

娜塔利亞（蒼白着臉。）上帝祝福你……（吻他的手，克拉夫紀亞偷偷地推她的肋。）

阿列克綏（推開娜塔利亞。）不要罵人罷！讓全村將來

揭出你的醜來。不然在我沒有弄清的時候，我非究明真相不可！

娜塔利亞（用手掙着臉。）爲什麼這樣不留給人一條活路？天啊！……我不會守節過嗎？……

凱夫流申 沒有事的。這個女人很正派。最好不必太難爲人。有一個奧大利人在她那裏，他叫史東特里克，他是個老頭兒，他整天地讀聖書。他不會胡來，不會調戲她的。

阿列克綏 真的嗎？

〔娜塔利亞漸漸昏絕下去。〕

凱夫流申 實在的事體。這並不是克拉夫紀亞，克拉夫紀亞自然同誰都不很清楚。

克拉夫紀亞 喂，你真不講面子！

雷瑞 那有什麼呢？人家誰都是這樣說。

阿列克綏 這是真的嗎？（愉快地。）那麼，娜塔利亞，這可真太委曲你了！……（想去擁抱她。她恐怖地望着他的面孔。退避幾步，不去望克拉夫紀亞的加緊的推打。）你這是怎麼回事？

娜塔利亞（啜泣着。）阿列克綏！（倒在他的腳下。）你打死

我吧，你把我打死好了！ 我已經失掉貞操了！……

凱夫流申 真媽媽的骯髒！

克拉夫紀亞 (把胳膊一甩。) 這個娘們兒真傻氣！

阿列克綏 (變了臉色。) 你失掉貞操了？你是怎樣失掉的？(一脚踢開她。) 你這麼不要臉？ 你同誰通姦來？ 你同誰？ (把斧頭舉在她的頭上，毆罵着她。)

娜塔利亞 (跪着。) 阿列克綏！ 這並不是我的錯…… 一個有錢的少爺強逼我，用武力姦淫着我……在我做工的時候……

阿列克綏 那一個少爺？(沉默一下。) 朋友們，你們聽見了嗎？ 是一個少爺強姦她的！……簡直叫你沒有法子生活下去！ 那是怎麼回事？ 我在軍艦上像在火屋子裏的鋼人似的，在火燄裏，在戰爭裏苦熬了七個年頭！ 爲了皇帝，爲了祖國，爲了傳統的信仰，爲了布爾喬亞的腰包！ 現在回來了……所得到是什麼呢？衣服——全是洞了！ 生畜棚子沒有了，麵包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 就剩下了一個老婆，還給可咀咒的土豪們姦污了！ 我將剝你們的皮，給你們抬隻棺材來，送你們回老

家，（少停。）所以我們不但要砍掉他們的森林，並且要把他們這些娘子養的一齊砍倒了，把他們這些婊子養的一齊砍倒了！我們要把它們斬草除根！我們要把它們的烏鴉巢收拾得一根羽毛不留！……我們要叫他們找不到往地獄去的尖道！<sup>①</sup>朋友們，走！立起來，沒有飯吃的朋友們！我們到他們的桑園裏去！……

雷瑞 對！沒有什麼可等待的！

克拉夫紀亞 好東西都給他們收藏起來了！運到老鼠洞裏去了！

凱夫流申 到處他們都能把東西收藏進去的！……

雷瑞 沒有力量啊！我們實在耐不住了！朋友們走吧！我們可以看得見的就去拿！拿一個鋸，一把斧也是好的！趕快把火車趕出來！

善長契尼闊夫（做著十字敬禮，驚慌地從茅屋往穿堂走。）注啊！這簡直是混沌世界！

克拉夫紀亞 老東西，你也便宜不了的！（向他的背影喊。）

凱夫流申（往穿堂喊著跑。）斐克萊！……你把貨車趕

來！ 你快些走！我們正在這兒等着呢！……

阿列克綏 我們的祖父等着這個時代，我們的父親等着這個時代，直到我們纔等到了這個時代！ 我們的等待時期過去了！ 我們現在要全拿出來清算！ 爲了所有的淚水，爲了所有的血汗，爲了他們的譏笑，爲了我們農民的一切痛苦！ 爲了祖父，爲了父親，爲了自己！ 我們要把他們像剷除癬疥似的消滅了！ 走，朋友們！

〔農民們躊躇着，帶着忿怒的呼聲走到穿堂去。阿列克綏跟在他們的後面。〕

娜塔利亞 (向他走來。) 阿列克綏！

阿列克綏 (推開她。) 滾！ 你離我遠些…… 當心我打死你……我的腦袋現在和盛血的盆一樣，發熱……打旋…… 你離我遠些好了！我一定用血來洗淨這一個恥辱！在我沒有用大人先生們的血把牠洗掉之前——請你不要到我近前來好了，娜塔利亞！ 你聽清楚了嗎？！(用槍柄把地板狠狠地敲了幾下便跑開了。)

娜塔利亞昏却在地下了，驚恐地望着他的背影。從街上傳來

騷動的聲音，喊叫和刺耳的警報。)

〔幕下〕

## 第二幕

〔一個地主宅子的扶梯。有兩個窗戶，在兩個窗戶的中間——是一扇門。這些東西的前面有四個白漆的圓柱。右面是菜園子的籬笆，耳門。隱約的可以聽見村子裏傳來的警報聲。〕

〔尤里，在手裏拿一本書，吸着煙，在扶梯前面的睡椅上搖動着頭。蔡爾牛綏哈從宅邸裏走出來，傾聽。〕

蔡爾牛綏哈 尤里，你聽！這是什麼？這是報警嗎？

尤里（用手指敲着煙蒂的灰燼。）不是誰在開玩笑呀……

（繼續安靜地讀。）

蔡爾牛綏哈 我聽見的時候，心便猛烈地跳動啊，農民像些狼似的東張張西望望——你等一會兒，恐怕他們要來動搶了！……

尤里 沒有的事！沒有人敢動搶的。

蔡爾牛綏哈 他們搶光許多人家了。他們連頭等富戶都搶了，不止是我們！他們誰都搶的！

尤里 我將來到城裏去，招來百把的陳菜人！（註）

---

（註）俄國種族之一——譯者。

叫這些農民們白瞪眼！ 叫這些農民們張嘴結舌！

蔡爾牛綏哈（揮着手。）你說錯了！……

尤里 拉攏住三兩個頭目，給他們隨便玩弄女人——  
你瞧，那些東西會變得怎樣漂亮！

蔡爾牛綏哈 當你的陳菜人走了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能站得住腳嗎？這完全是胡說！……

〔福里特利布上，是旅行打扮：帶一個提包。〕

福里特利布 蔡爾牛綏哈，你好啊！ 你好！……

（向尤里點頭。）

蔡爾牛綏哈 福里特利布，你怎樣？ 在城裏怎樣？

尤里 你把報紙代我買來了嗎？

福里特利布 沒有報紙了。

尤里 爲什麼沒有報紙了？

福里特利布 已經三天沒有報了。

尤里 怎麼的了？

蔡爾牛綏哈 大概是又亂了？

福里特利布（有所思的向她鞠了一躬。）彼得格勒又開戰

了！



尤里（跳起來。）怎麼——開戰了嗎？是德國人不？

福里特利布（窘迫地。）怎麼會是德國人呢？布爾賽維克攻打皇宮啊。

蔡爾牛綏哈（甩着胳膊。）噯！……

福里特利布 城裏有些人向我講，他們要把凱林斯基驅逐了，把土地全歸還農民。

蔡爾牛綏哈 我的上帝呀！這可怎麼好？

尤里 那是沒有的事，就叫他們王八把凱林斯基趕走了吧，我們同他們也是很容易妥協的。那是兩筆賬！

福里特利布（搖着頭，有些疑心。）喂呀，尤里！……

尤里 你“喂呀”什麼？你以為全俄都是暴徒和奴才嗎？那您可錯誤了！在俄羅斯還有一個健壯的階層呢！有將校，有士官候補生，有地主，有哥薩克（俄國種族之一——譯者）……我們在頓河，在西伯利亞，在北俄把鐵血的政權建立起來，便用這一個力量像敲擊乾柴棒似的把這種奴才們的脊骨粉碎了！

蔡爾牛綏哈 尤里！你這是說什麼話？不要，這太可怕了！血是流不得的，血呀！……

尤里 沒有關係。在俄羅斯有的是人。不會有人因為這個便守寡的。

福里特利布 是的！俄國實在不是一個小地方……但是，蔡爾牛綏哈，我仍然奉勸你：乘着時間還沒有晚，你把田就全賣給農民們吧！這你要知道，與你，是比較有利益的。倘若，上天有靈，一切都沒有什麼變動，你可以再把產業弄回來的。我們還像原來那樣生活地生活下去，我仍然是你的管家。倘若是上天無靈，將來起了暴動，農民們把什麼都強佔了去——你仍然，哈哈，有錢財在手裏的！……（括着自己的腰包。）

尤里 飯桶！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教訓，叫他們不敢再打算起我們的土地來。

福里特利布 喂，尤里！你錯誤了！我告訴你一句知己話吧，你想錯了！……軍官一共能有多少？好，就算你有一萬，那麼兵士一共有多少？那麼農民一共有多少？……地方有多麼大，士兵和農民就有多少！

蔡爾牛綏哈 我簡直不知道，要怎麼辦好！腦袋一動兒打旋……不，尤里！我們應該把田產賣出去！賣出

去，應該賣出去！

西豐斯基（入，懊惱着，喘息着。）蔡爾牛綏哈！這可是一樁事！……請你大大地原諒我，沒有通知一聲便闖進來了……我的上帝呀！事情真的是如此呀！……（用衣袖擦汗。）諸位，好啊！……

蔡爾牛綏哈 你發生什麼不幸了麼，西豐斯基？

西豐斯基 並不是我發生了不幸，是我們發生了不幸。再正確些講——是你們發生了不幸。

蔡爾牛綏哈 是我們？

西豐斯基 是的。你們這次要倒大楣啦。（一面看着所有世人，一面流淚。）他們把森林給砍伐了！

尤里 他們砍伐的是我們的森林嗎？

西豐斯基 是你們的森林！

蔡爾牛綏哈 我的天啊！嘿，你還說是：“人家在開玩笑”……我早就感覺到是不好的預兆！是什麼人砍伐森林？魯齊村的人嗎？

西豐斯基 除了他們還有誰？

尤里（摸住後褲口袋裏的手榴。）婊子養的！我給他們看

一看森林是什麼樣！(往左面喊)費斯基！馬上把馬給我預備好了！……

蔡爾牛綏哈 你休想！你休想去……我不能放你一個人去。一個人抵擋全村——這怎麼能行呢？

西豐斯基 不過，這個，你要知道，是很甚麼的……那裏的兵士和水兵來了，就許會——保護我們，把我們的圍給解了！……(做十字敬禮。)

蔡爾牛綏哈 (失神地。)這可怎麼好？天啊！

西豐斯基 (把兩眼舉向天空。迷惘地擰着眉，交叉起兩隻胳膊來。)現在沒有別的辦法：上天，看你怎樣處置了。

福里特利布 我已經向你說過了：地要趕快賣出去！你若是同意的話，我馬上便坐車到村子裏去。各種契約我早就給預備好了。

尤里 你最好坐車到森林裏去，把暴動彈壓下去！

福里特利布 自然，往森林那裏我也要去的。我沒有什麼關係。我是一個傭人。我什麼都敢去碰。那麼，蔡爾牛綏哈到底怎樣？我們把田賣出去嗎？

蔡爾牛綏哈 福里特利布，有什麼辦法呢？你想想

看！……

西豐斯基 老天爺呀，你睜睜眼吧……這還了得嗎！把皇帝取消了，把大臣在監牢裏看押起來了……現在還要收拾上等人 and 商賈！將來更該怎樣呢？更該把上帝推翻了嗎？更該把神明摧毀了嗎？

尤里 也許連你也要推翻了的。

蔡爾牛綏哈 你們看看！是誰在那邊跑？

〔所有的人全向左看。〕

普良契尼闊夫 (跑入，激動得戰慄起來。) 蔡爾牛綏哈 呀！現在沒有世界了！……

福里特利布 啊？怎麼的了？

普良契尼闊夫 (嘆着氣。) 他們到你們這裏來了！

西豐斯基 到這裏來？來搶東西嗎？！(拾起袍襟，想跑，然而却抑壓住了，圍觀着周圍的人，莊重地默禱着。做起十字敬禮來。)

普良契尼闊夫 他們闖村子裏誰家都去！

蔡爾牛綏夫 噯！我的上帝呀！……

普良契尼闊夫 阿列克綏，那個鬼東西，是人他都欺

負！ 他不在這裏——還什麼都安靜……

西豐斯基 哎呀，你們看看，你們往外面看看！

蔡爾牛綏哈 哎呀，我的上帝呀！……（完全忘掉理智的  
在扶梯上撞起來。）

普良契尼闊夫 西豐斯基，這將來要怎樣？ 這不是  
和世界末日一樣嗎？

西豐斯基（做着十字敬禮。） 主啊，救救我們吧，保佑  
保佑我們吧！……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第二次的……蔡爾  
牛綏哈，這種事情決定不會發生第二次的……（又做起十字敬  
禮來。）我的生身的天主啊……你可憐可憐你的忠僕吧！…  
…（還說着別的這類的話。）

尤里 我去向他們碰一下子！（往屋裏跑。）

西豐斯基（不再祈禱了。）尤里！ 你想用槍去打他們  
嗎？ 但願上帝保佑你！ 他們會把我們槍殺了的！……  
他們會把我們全槍殺了的！ 難道跟野獸還用得着這樣  
嗎？ 我們要用好言，用好處把他們的眼睛給蒙蔽上……  
那麼有了勢力的時候，便可以用皮鞭教訓他們了！

普良契尼闊夫 喂，皮鞭是不能不用的！……你們

看，可咀咒的東西們走到什麼地方了！

[很快地聽見了後台的漸近的呼哨和吶喊；現出了一羣農民。

在前面是阿列克綏、士兵、寡婦和窮漢。後面是小財主、心虛地跟隨着。]

阿列克綏 (看着立着的人們。)好東西，你們全在這裏呢嗎？溜到一起來得嗎？

蔡爾牛綏哈 阿列克綏，你怎麼的了？

阿列克綏 你的犢兒在什麼地方？

蔡爾牛綏哈 什麼犢兒？！

阿列克綏 (捉住她的胳膊。)你的兒子啊！你的兒子在什麼地方啊？！

西豐斯基 她的兒子走了！她的兒子到城裏去了！

.....

蔡爾牛綏哈 是的，是的……我的兒子在城裏呢……

福里特利希 朋友，你們到這裏來，我同你們有話說。這太好了，這是十分理當的。是的……就是這麼一回事。蔡爾牛綏哈想到城裏去，田，你們馬上可以拿錢來全買去……這我們大家還有什麼說的！並且我已經把契約

都須備好了……

普良契尼闊夫 這樣做是非常合乎規矩，合乎法律的！

西豐斯基 這完全不能算爲罪過的。

凱夫流申 地，自然是有張紙頭妥當些。

雷瑞 我們的錢在那兒呢？你們有錢的人可以拿錢買，我們沒有錢的人怎麼辦——算白來嗎？

克拉夫紀亞 我把我僅有的一條裙子脫下去，來做買價嗎？！

阿列克綏 你們聽這個婊子養的說話做什麼？現在講什麼買賣呢？我們把所有的東西全拿去——就了事啦！

福里特利布 你們不願意買嗎？那麼，你們就不必談了。我們賣給別人去。

雷瑞（向他的耳朵喊。）人家說，我們要一文不出，來拿東西！福利利特布！……

福里特利布 最主要的，是請你不要喊！還有，我不是福利利特布，我是福里特利布！再說，白拿別人的



東西是竊盜行爲！

克拉夫紀亞 我們不是拿別人的，却是拿自己的！  
你們不知道從我們身上剝削了多多少！這一所大廈是用誰的熱汗，是用誰的鮮血落成的？不是用我們的熱汗；我們的鮮血落成的嗎？……我們現在要把我們自己的東西拿回來！

蔡爾牛綏哈 (啜泣着。) 寶貝們！親愛的孩子們！  
我對你們有什麼錯處？你們爲什麼這樣爲難我，爲難我一個老寡婦……你們馬上把田拿去，拿去開墾，拿去撒種好了。在房子周圍給我留下五十畝就行了。什麼證據也不必寫……我也不要你們的錢……等開憲法會議的時候我們再算。

阿列克綏 你把這話對自己去講吧！“再算！”……  
你要算的是那個，我們要算的是這個！老太太，你趕快把你自己的東西拿去，滾開吧！免得你再在這裏討厭！

……

蔡爾牛綏哈 我的什麼東西？

阿列克綏 什麼東西！裙子、大襖、和別的隨身用

的東西！

凱夫流申 木器你不能動！木器我們還要用呢！

……

西豐斯基 先生們，你們是怎麼回事？！你們這不是發瘋了嗎？我以為，你們是開玩笑，然而你們是當真要這樣做嗎？……這樣做可就要一直把你們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克拉夫紀亞 你並不是皇帝，你是不能把人送到西伯利亞去的。

善良契尼闊夫（拍着自己的胸。）嘿，你們真太放肆了，壞種！……你們這樣做不覺得豈有此理嗎？……

西豐斯基（跺着腳，氣憤地。）你們鬧得真該下地獄！

布爾金（向凱夫流申。）凱夫流申，爲了田，我們就鬧他們一下子，好嗎？（擠着眼。）

西豐斯基 用酷刑拷打你們就好了！

阿列克綏 你真能說，不然你也到田裏去好了！現在還有什麼牛皮可吹！現在民衆是不大講什麼真理的！……（向葉爾牛）你把馬套上吧！限你五分鐘把東西收

拾好。過五分鐘你再不走——我們就趕你走！……

[尤里在扶梯上出現了，蒼白着臉，紅着兩隻眼睛，手裏拿着一把手槍。]

尤里 行搶嗎？ 婊子養的，你們搶東西來了嗎？……張牙舞爪了來的嗎？……用向人說話的嘴向你們講話，你們反而惡起來了？（走到下面來。） 壘給我滾出去！ 什麼田也不給你們了！ 我叫陳菜人來種田！ 把你們全趕到西伯利亞去！……奴才們！……（從梯階上往下推那立在面前的布爾金。）

布爾金 喂，你輕些撒野！ 爲這個你在前線上少受教訓過嗎？ 又對自己人逞雄起來啦？

阿列克綏（憎惡的望着尤里和克拉夫紀亞。）是他嗎？……你還有落到我手裏的一天，可咀咒的東西！……（他走到尤里的面前，尤里看着他的變了顏色的面孔，驚慌地往後掙扎，倒退了幾步。人們全失神了，望着他們。阿列克綏揪住尤里的胸脯。）是你強姦過我的老婆嗎？ 是你嗎？！

尤里（驚恐地。）撒開手！……撒開手！……盡力掙扎  
阿列克綏（揪着他。）我們在前線拚命，你們反在後方

逍遙！ 姦污我們的老婆！ ……可咀咒的王八！ 我們現在全向你們算算清！用你們的血來洗滌我們的恥辱！…  
…我們要像擦疥癬似的剷除了你們。

蔡爾牛綏哈 我的上帝嘞！ 尤里呀！（向她兒子跑去。  
布爾金把她推開了。）

阿列克綏（把尤里摔在地上。）把這個惡敵，把他收拾一下子！把他五股粉尸吧！

〔兵士們跑到阿列克綏的前面便把躺在地下的尤里圍上了。吶喊，喧囂，騷動。阿列克綏從尤里手裏把手槍奪過來，便把尤里斃死了。蔡爾牛綏哈喊着跌在地下了。西豐斯基向羣衆揮着拳說着硬話，把蔡爾牛綏哈領出去了。〕

雷瑞 把他們搶光了吧！（往屋子裏跑。）

克拉夫紀亞 爲什麼還站着呢？把玻璃窗打碎了！把櫃子拆了！……

凱夫流申 把木器來拿去！孩子他媽！

福里特利布 朋友們！ 同志們！ 聖母瑪麗亞，這地方該有多麼野蠻！……

布爾金 閃開！（把他推開，便往扶梯上跑。）

〔全羣的人都往門裏去。普良契尼闊夫立在旁邊，做着十字敬禮，微微地動着嘴唇。〕

克拉夫紀亞 (往遠處望。)兵來了！……來兵了！

〔全羣的人都楞着往遠處望。〕

凱夫流申 那裏有兵？

娜塔利亞 那裏，那裏有兵！……

西豐斯基 (從側面走出來。)好，魔鬼們！好極了！……上帝聽見祈禱了！可咀咒的暴徒們！這次可真的給你們記賬呢！……你們自己的背總會感覺得到！……我還爲地獄祈禱，把你們，這些不可造就的東西都送到地獄裏去！……

普良契尼闊夫 婊子養的！可咀咒的奸賊！你們要把俄國斷送給威廉第二嗎？異教徒！難爲你們怎麼想來？你的麼——就是我的？！你們胆敢不拿政府當回事？……

〔有一部農民害怕地退到一旁去了。〕

阿列克綏 喂，沒有主見的癩三！有什麼可害怕的？那些兵和我們是一樣的人。全都是給戰爭鞭碎了骨

逍遙！ 姦污我們的老婆！ ……可咀咒的王八！ 我們現在全向你們算算清！用你們的血來洗滌我們的恥辱！…  
…我們要像擦疥癬似的剷除了你們。

蔡爾牛綏哈 我的上帝嘞！ 尤里呀！（向她兒子跑去。  
布爾金把她推開了。）

阿列克綏（把尤里摔在地上。）把這個惡敵，把他收拾一下子！把他五股粉尸吧！

〔兵士們跑到阿列克綏的前面便把躺在地下的尤里圍上了。吶喊，喧囂，騷動。阿列克綏從尤里手裏把手槍奪過來，便把尤里斃死了。蔡爾牛綏哈喊着跌在地下了。西豐斯基向羣衆揮着拳說着硬話，把蔡爾牛綏哈領出去了。〕

雷瑞 把他們搶光了吧！（往屋子裏跑。）

克拉夫紀亞 爲什麼還站着呢？把玻璃窗打碎了！把櫃子拆了！……

凱夫流申 把木器來拿去！孩子他媽！

福里特利布 朋友們！ 同志們！ 聖母瑪麗亞，這地方該有多麼野蠻！……

布爾金 閃開！（把他推開，便往扶梯上跑。）

擾亂治安——這可算什麼規矩？

阿列克綏 維持布爾喬亞治安——這可算是什麼規矩？！我不懂得這種規矩，並且我是從克隆斯達特來的。我只有一個明瞭革命的腦袋。

布爾金（向工人們斜視着。）活尸們，在後方英勇起來了！……

朱布珂夫（向他。）請不要罵人！請不要吵嘴！我們又都不是媒婆。你們憎惡布爾喬亞，我們也同樣的憎惡布爾喬亞。把他們全都掛到屋簷上去——我是一句話也不會響的！（西豐斯基和普良契尼闊夫驚愕地面面相覷。）我們布爾賽維克的規矩是公開的……

西豐斯基（截斷他。）怎麼的，布爾賽維克的規矩？！難道你也是布爾賽維克嗎？

阿列克綏（歡欣地。）你也是一個布爾賽維克呀？

朱布珂夫 否則我是什麼？

〔歡笑和喜氣在羣衆中復燃了。〕

普良契尼闊夫（被朱打擊了。）上帝呀，寬恕寬恕我們罪人吧！……

朱布珂夫 我們的規矩是：把田地——給農民，把工廠——給工人，把整個的政權——給蘇維埃。不過擾亂自己的治安——這種規矩我們可沒有。

雷瑞 這怎麼是——自己的治安呢？

朱布珂夫 怎麼的！你太傻氣了！政權已經是我們的了！什麼都是我們的了！……

阿列克綏 政權已經是我們的了嗎？

朱布珂夫 你們真的不知道嗎？凱林斯基已經從彼得格拉退出去了！昨天在蘇維埃大會裏已經選出新的政府，我們的政府，布爾賽維克的政府，工農的政府來了，祝領袖列寧同志的福……

普良契厄闊夫（跪下，合上手掌。）我的救渡苦難的上帝呀！

阿列克綏 朋友，真的嗎？你，真是一個大大的好人！……（把朱布珂夫拉在懷裏。）那麼，我們的政權已經確立了！確立了！……朋友們，我們把正義已經等到了！他們把我們的正義不知道給掌握了多少年，現在牠可飛出來了！誰也不知道！……我們會有來清算一切的一天！



你們會有償付的一天！（威嚇西豐斯基和普良契尼闊夫。）現在所有的田地，所有的產業——都是我們的了！……

西豐斯基 俄羅斯算完了！俄羅斯沒有希望了！

阿列克綏 你們這羣婊子的確是沒有希望了，俄羅斯是非常有希望的！

西豐斯基 決不會這樣的！受過教育的，有智謀的俄羅斯的大臣要統治下去的，這是他們的一時的敗運！

你們怎麼成功？難道夠資格嗎？你們要把牠，要把俄羅斯敗壞了的！……

……普良契尼闊夫（擦著眼淚。）西豐斯基，他們，這些壞蛋，一定要把俄羅斯敗壞了的，一定要把俄羅斯敗壞了的

……

雷瑞 屈死鬼，你就哭吧！

克拉夫紀亞 最好給他一個痛快，免得他老有說的。

朱布珂夫 布爾喬亞的保護者，你們最好不要誣陷我們！是誰用血來染牠，用血來染俄羅斯？不是你們嗎？是誰斷送俄羅斯，把俄羅斯出賣給列強？不是布爾喬亞嗎？是誰正在偷藏原料，軍餉，木柴？是誰封鎖的

工廠？是誰拚命損壞火車？是我們，怎的？不是你們嗎？朋友，你們這樣是長久不下去的！倘若我們，工農大眾，現在不把政權奪取過來，——那個時候恐怕是，連俄羅斯，和革命，和我們全都要滅亡！我們把俄羅斯要拯救出來！我們要使牠走上軌道去！我們要推動牠！向新的方向！拋開布爾喬亞，走向社會主義！……你們如果沒有了我們便什麼都不行了，我們如果沒有了你們，那可就什麼都做得通了。

阿列克緱 朋友，你說得對！

朱布珂夫 最主要的是——精神一致。有一個整齊的隊伍！在一九零五年我們把農村解放了起來的時候，他們把我們坑害了——把我們，把你們都坑害了。

凱夫流申（抓著頭皮。）啊，是叫他們坑害了！……對的……

朱布珂夫 現在我們只有互相團結！倘若你們不把我們支持住，你們是不會再看到工廠的，倘若城市裏的政權不歸工人們所有，你們是像看不見自己的眼睛一樣的不會再看見田地！你們要把這話牢牢地記住！同志們，我們

一致推翻資本主義！……

普良契尼闊夫 我的神聖的上帝……神聖的上帝之母！……

朱布珂夫 你們要牢牢地立在自己的政權的周圍。要奪取田地！ 要奪取森林！ 要奪取地主的機器！ ……不過要有組織地來奪取！ 要有計劃地來奪取！……要建設起自己的經濟來，要建設起人民大眾的經濟來！……

雷瑞 對，朋友們！ 這位同志講得對！……倘若現在什麼都是我們的——我們爲什麼要來破壞？ 我們應該對什麼都當心！當心自己的經濟！朋友們，對嗎？

朱布珂夫 我現在有一件事向你們講：朋友們，誰願意跟我們去把殘餘消滅了？ 他們，可咀咒的東西們正在南俄，在頓河聚集羣衆。所有的軍官都往那裏去投效……我們得先撲滅他們，乘他們還沒有進攻我們的時候。朋友們，有那一位要去嗎？……請走出來！

阿列克綏 我，自然是要同你們去的！我在這裏做什麼？

娜塔利亞 (從人羣裏走出來。) 阿列克綏！

阿列克綏（不理她。）布爾金你不去嗎？

布爾金 我嗎？ 我爲什麼要去？ 剛剛從前線回來，還去？ 他們要打的話就叫他們打去吧！……我的事體，我算說了，看看這裏的園子也就算罷啦！別的地方誰願意怎的，就怎的吧。

阿列克綏 倘若過幾個月把你強拉去，像一九零五年一樣呢？ 再把你坑害一下子呢？ 把田地奪去了呢？ 那個時候你有話說嗎？

布爾金 你看你！ 到底是怎麼回事？喊的是：“打倒戰爭！打倒戰爭”！現在怎麼又要戰爭呢？

阿列克綏 你這個花花混蛋！ 你說這話簡直叫我不相信我的耳朵！……那一個戰爭爲的是皇帝，爲的是祖國，爲的是可恨的大肚子們，而現在這一個戰爭爲的是我們自己，爲的是要建立一個民衆的政權！ 我們要怎樣對付自己的敵人？ 當一切都歸我們所有的時候——我也該再戰爭十年，把自己的東西從他們身上全奪回來！……我要走遍全俄，把害虫們殺盡了！不到殺盡的時候，決不回到故鄉來。

雷瑞 我們自己登在這裏成什麼樣人了？

阿列克綏 怎麼的？ 你也是一個覺悟者嗎？

雷瑞 怎的？

阿列克綏 你也是一個窮光蛋嗎？

雷瑞 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

阿列克綏 那麼你就做我們的村長吧。朋友們，你們全贊成嗎？

衆人 贊成！ 他可以做村長的！……

布爾金 我們幫幫忙。

阿列克綏 你就同他到蘇維埃去吧。再添上一個人才好吧？

衆人 把克拉夫紀亞添上！

克拉夫紀亞 嚙！ 真叫我心跳。

阿列克綏 你很有用。

克拉夫紀亞 我給你們看看！ 喂，老禿子！ 把你的鍊子！過來！ 拿來！ （從昏却了的普良契尼闊夫手中把鍊子和徽章搶過來，便給雷瑞帶上了。）好啊？ 你現在拿西利伯亞來嚇唬我們一下！ 反正，我們是不會嚇唬你的！

朱布珂夫 好吧，事情已經算是妥當了。朋友，我們就走吧……（想走。）

娜塔利亞（躺在他的腳下。）阿列克綏！ 那麼我呢？把我拋在這裏嗎？

阿列克綏（大聲地。）滾開，滾開，娜塔利亞！ 這一個恥辱還正和一個瘡似的在我的心上長着呢……你將來忠實實地等候我，不再有什麼外遇——那麼就了事！咱我將來看……如果我的腦袋掉了——那媽媽的，隨你的便！……再會吧！……

朱布珂夫 那麼我們就走吧，朋友們！我們先到果榮特珂村去一躺，也許在那裏有人等，然後我們再一直到工廠去便開拔！（和其餘的工人同下。）

〔除開阿列克綏還有兩個兵士參加在他們裏面。〕

阿列克綏（從耳門回過身來。）朋友們，你們不要欺負我的老婆！我實在希望她悔過，你們要幫她些忙……

〔娜塔利亞俯在克拉夫紐亞的肩上哭。〕

雷瑞 阿列克綏，這些事用不着你擔心！你既是我們農民的英勇的戰士——我們一定為你出力！願你保

重。(舉起鍊子。)哪！ 我們窮人的政府的話是沒錯的……  
我們一定辦！

阿列克綏 (向小財閥和地主方面搖著頭。)朋友們，我也許回不來了。不過我有一句話向你們講：你們捉住這些東西，可不要給他們留餘地…… 你們要知道，否則，奴才們會把你們出賣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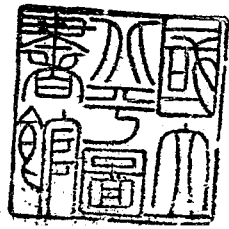
普良契尼闊夫 先生們，這是怎麼回事？

阿列克綏 這是爲你們所有的詭計，爲你們從我們身上，從我們的父親身上，從我們的祖父身上，剝削去的所有命脈，爲我們所有的痛苦，恥辱——向你們來一個清算！……

[工人們已經走開了。阿列克綏跟在他們的後面，却又停下來了。迅速地背轉身走到老婆近前，把她緊緊地擁抱一下。後來便跑開去追趕那些走遠了的人們。]

[農民們用視線送着他們。可以聽得見有遠走了的人們的軍歌在喊。]

——幕——





一九四〇年 六月初版

不 准  
復 印

原著人 葛列鮑夫

翻譯人 夏 懿

實 價 三 角

發行者 譯文出版社

總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879

521

\$0.5